

金藏雕印始末考

金藏
周維
印始
末攷

附
經
目

圖一



圖二甲

大王般若波羅蜜多所有功德猶如
虛空不可測量若有受持讀誦之者
所獲功德能護仁王及諸眾生猶如
垣牆亦如城壁是故我等應當受持
佛說是經已彌勒師子月等無量聲
薩摩訶薩舍利弗須菩提等無量聲
聞欲界色界無量天人以此法居後
婆塞優婆塞阿羅漢等一切大衆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圖一) 金藏卷軸形式

圖二乙

佛 金藏卷軸形式 第八張 應字號
不見於如來 我等亦如是
衆生諸苦惱 何人能救護
余時十八酤酖無知外道說是偈已
從座而起雙膝長跪發大音聲普皆
得聞而作是言如來大悲兩足尊者
憐憫我等願為救護作是說已
余時世尊於此衆會還復現形止帝
釋天主已告一切勇猛菩薩摩訶薩
言汝可為彼諸外道輩宣說妙法于
時一切勇猛菩薩而白佛言世尊譬
如須彌山王以小黑山豈能為比今
者如來令我為是諸外道等宣說諸
法亦復如是世尊告言善男子汝可
觀察十方世界諸佛如來方便善巧
所作利益皆是如來智慧願力之所
建立此諸外道樂我說法欲先往詣
十方世界觀察諸佛如來說法方便
是外道輩我當為說一切勇猛復白
佛言今者世尊令我往詣十方世界
觀察諸佛說法方便未審以何神通
力去以自神通為承佛力而去世尊
告言一切勇猛以汝神通及假如來
神力而去余時一切勇猛菩薩即從

(圖二) 各種版式甲翻雕譯籍乙原刻譯籍丙原刻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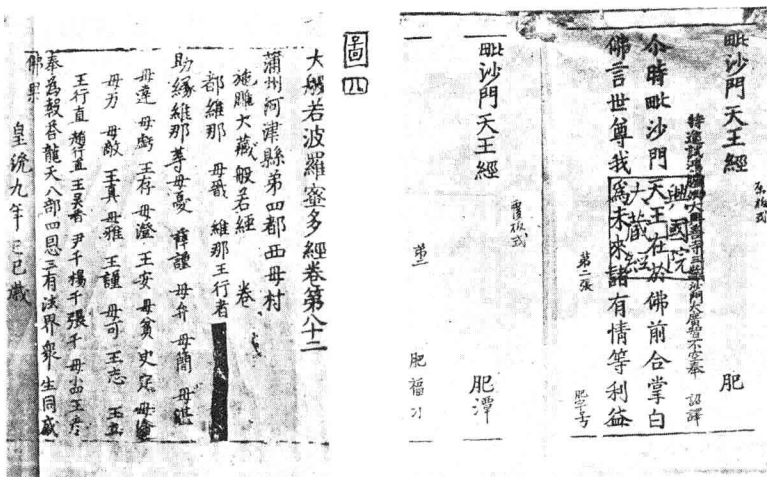
圖三丙

通聖佛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裝
三張 經字號
言古道寬闊 言般願開敷之老遠寬逾大
迷生業 言般願開敷之老遠寬逾大
運人齊汗協

聖恩降	進呈佛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裝
勅編入藏錄敘望	
聖慈下卑經院開板授印頒行所貴	
真契聖法廣布於薩區	
善化妙緣永資於	
慶祥取	
進止奉	
御寶批依奏所有合行事件本院遵具狀奏	
聞准中書劄子奉	

論 亦名廣義論 計六冊
天台智者大師說
問曰佛經釋教論亦名廣義論之說經義之廣義論
是則法華普津四果諸利益無邊何所見聞何所見聞
耶答曰所聞言佛經釋教論亦名廣義論之說經義之廣義論
故多如水之乳致令聽受之人失其道味而難於信受
之者則漸欲將法廣廣大失其旨而留來難信之法利是以
聞者悲傷覺難於信受也

圖三



圖五



(圖三) 金藏原刻與翻刻之比較

(圖四) 原刻上最早年代之題記

(圖五) 原刻上最遲年代之題記

圖六

子如來或時說為一受所謂一心了別
諸境或說二受謂內及外或說三受
所謂過去了別未來了別現在了別
或說四受所謂地水火風界別了別或
說五受所謂思惟如是五蘊或說六
受所謂分別如是六處或說七受謂

濕勝岸如上偈說不二安隱門能破
諸邪見諸佛兩行處是名無我法
釋觀法品竟
般若燈論釋觀時品第十九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解

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
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
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持戒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

圖七

是人應說法 不了眼性空 依世相分別
不能善隨順 調伏諸眾生 了了無性空
廣聚而說法 是人貪利養 一切無信受
若了眼有元 廣聚而說法 是人貪者

圖八

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奉
勅雕造
大華嚴經伽藍珠室利千臂千鉢經卷第一
大宋咸平元年奉
勅雕
法苑珠林卷第一
大宋咸平元年奉
勅印

(圖六) 金藏
原刻之各種字
體右皇統時刻
中正隆時刻左
大定時刻
(圖七) 金藏
所存弘法舊版
之文句
(圖八) 金藏
所存北宋官版
之尾跋

金藏雕印始末考

蔣唯心

晉南趙城廣勝寺，舊有大藏經數千卷，年來稍稍流傳於外，內院嘗勘其零本，審爲金元故物，而資料缺乏，未能詳其究竟也。今秋余謹啣師命，前往檢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關，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霽，赴河干喚渡，時風勢未戢，舟子不敢應。適有臨汾洪洞二客歸期急迫，冒險登舟，余卽提篋隨之。纜旣解，浪湧舟橫，櫓楫失效，舵工罔措，惟禁同人轉側，聽其飄流。東下約二十里，始著淺灘，四顧荒野，無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隨衆緣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後遂致目疾，山居數十日不癒。書生誠無用哉。是午赴風陵渡車站，取火略乾衣物，卽乘車行，晚宿運城。四日達臨汾，駐軍楊龍泉師長已先得朱蘭蓀先生介函，囑員司伺余行止，故余到時卽引就館舍，相與談遊，知此君履痕幾遍燕趙，亦風雅人也。五日，李鑑三參謀長偕赴霍山，道出洪洞，史縣宰逆於途，贈方志一種。午達山中，寄居廣勝寺。適住持趨市，經函巖局，展禮無由，余遂以二日餘暇，先事廣勝建置之考察。

廣勝寺今在趙城縣東南四十里，

據趙城縣志二十七

居霍山南原，分上下寺。

據平陽府志三十三

下寺近山麓，右爲明應

王廟，短垣相共，今詣寺者皆取徑於廟。廟門內有舞臺，由其側進趨明應王享殿，中歷衡門，經廣院，抵臺階，左右兩古栢相向，蚪屈龍蟠，大可三四圍，皆數百年物也。享殿與下寺山門相并，故殿後垣側門卽通下寺之前院。院南山門內四天王像，兩兩背坐，中隔以牆，式不常見。院北毘盧殿，兩翼有鐘鼓亭，出入由鐘亭下。殿中供如來像，龕兩壁立諸天像數十尊，間有墮毀。大藏經昔嘗皮於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猶想

見其形勢。毘盧殿後乃爲正殿，甚宏敞，有三佛像，聲聞弟子環坐其下，以龕界畫，其間雜入關帝小像，則無知者爲之也。南壁舊畫無著天親二大士，惜爲不肖寺僧剝裂售之。今唯壁頂餘痕斑駁而已。寺僧不常在，應門沙彌亦終日嬉戲山間，門庭啓閉一任過客，荒落極矣。上寺去此約四里，山徑尙平，半山有小亭，過亭翠栢成蔭，枝皆南向，俗稱廣勝奇栢，謂昔有僧埋寶盆於左扭樹下，遂成此狀，實則谷風北來致之耳。惟叢栢環寺而生，周約一里，逾此卽絕跡，亦覺奇趣。每秋深夜，永狂飈入林，幽壑激鳴，厲若山魑，和以塔鐸聲，驚數里。山中平時可聆蟲噪者，至是對語莫聞矣。昔人題句云：「駐馬登高萬慮空，提壺豪飲聽東風。」亦取此也。晉汾東岸，臨洪諸郡，皆一平如砥，今由山徑遠眺，惟見雜林蒼鬱，村落參差。至於日暮，西顧太行，煙織斜暉，紫障千里，而山下蜿蜒雙流，映日餘光，如虹臥地，此景清麗，疑非人世矣。上寺山門迫臨巖際，厥狀欲墜，想以陵谷變遷故爾。門外坐二仁王尊，剝落幾不成形。寺額張瑞璣書，近製也。門內有平陽郡守雙江先生繪像刻石，據跋乃明嘉靖中其徒立之祠側，或彼時曾分寺屋爲賢良祠耶？再進爲塔院，前門封塞，由左巷繞達院後，彌勒殿，再沿殿階入院，院中卽塔所在也。塔基之外周以廊宇，倚塔架木，下供諸尊，今皆亡之，唯餘臺座，架上重閣，尙可攀登，其四隅皆飾瓷門，門前力士立侍，象極逼真。其塔門外亦有力士像，肩鐫「正德十四年」五字。塔共十三層，高三十六丈，悉以磚構，外飾琉璃瓦，成八角形，瓦甬浮雕天龍象馬梵刹宰堵等，皆盡態極妍，每微雨新晴，蒼潤欲滴，無異新製。塔顛銅刹，返照陽光，尤耀人目。塔基之內，因阻於廊宇，黝然不見一物，試捫壁碑，似皆沒字。聞門陰有小石，述建塔因緣，余持燭覓之，不得，豈此亦關眼福耶？中央銅佛一軀，由其後登短梯，穿磚穴，達第二層，以磚鋪地而下承穹窿，故不墜。舊有舍利小塔，今在於此。小塔陶製，色微褐黃，高約八尺，舍利密緘其內，不可見也。再上僅有

木架支於塔心，以資攀緣，至第四層以去，皆繞塔外而登，非常人所能勝。聞昔時可出塔頂，徜徉銅輪之下，周覽四郊，後有人失足肇禍，遂泥封之矣。塔院後隣接彌勒殿，殿內近度大藏經，故堵塞正門，以爲祕藏。仍從後入，入卽見布袋和尚像，殿稱彌勒以此。但殿正面爲釋尊定印坐像，特高大，冠於全寺，相好莊嚴，方頤微笑，乃摹倣後殿舊製，而略變其情緒者。側侍文殊普賢，采飾緻膩，瓔珞交錯，足下二獸，猙獰欲活，皆非近代物也。副梁色新，題清初某僧重建。然四壁堅厚，脊有「皇帝萬歲」金字，殆猶元延祐六年碑云：「皇家祝壽處所之舊耶。」大藏經櫛沿左右壁駢列，則數年前所移置也。彌勒殿後一大院落，兩廡寮房，區爲方丈、齋堂、在左客堂、庫房等。在右、余卽居客堂內間、院中前半僅土場，後半磚地，達於正殿，簷深掩戶，並闢五門，朔望則齊啓，象至嚴肅。殿內本尊三龕，手印施無畏，說法定印，各異其式，而皆面如滿月，衣褶簡淨，胸臆露見，與容顏同爲銅色。側侍作種種相，右龕二侍尤奇突。審其作風，與前彌勒殿造像相近，疑皆元時製作。像下石趺特高，故身不覺其巨。東西壁各置鐵羅漢十餘尊，堅凝如石，叩之鏗然，亦不知其歲月久暫也。佛像後背立護法神，再後有門，常加篋鑰，出門拾級而上，又平行約十丈，乃達後殿，僧亦謂之毘盧殿。左右廊供觀音地藏，裝飾不合法度。後殿額曰「天中天」，爲明人所立。門窗雕鏤甚精，外壁復嵌數碑。此晉南寺觀常式，若在晉北則多樹之室內也、殿中本尊像亦三軀，戴毘盧冠，凝睇豐頤，微髭蜷曲，與殿後壁所畫及大藏經首所印均肖，殆亦遼金之遺歟。寺僧謂爲唐作，未得其據。佛身色甚黝黑，似存舊狀，惟背光金飾新艷，於花紋中雜綴文字，零落難解。兩側壁列小龕，供諸尊者，殿內黯淡，不能盡辨。至於後壁畫諸大士像，非秉燭不覩矣。屋梁字跡頗密，惜爲烟染不晰，依稀爲某村賈某施造而已。廣勝寺宇現狀，略盡於此。

廣勝本爲古刹，故方志備載其沿革，然不盡可信。今上下寺中碑碣關係史蹟者，猶存勅建廣勝寺

牒、唐大歷四年、筠溪長老壽塔銘、元至元九年、上二皆在上寺後殿外壁、重修太上佛神廟誌、金貞元元年、在下寺正殿外右壁、重修明應王廟碑、元至

十年、重修明應王殿碑、延祐六年、上二皆在明應王殿外、必綜合諸碑而後廣勝興衰之跡歷然可見也。廣勝之有上下兩

寺、乃晚世所分、其先稱廣勝皆指今之上寺。此蓋因育王塔而建。阿育王塔之在漢土者十九、霍山有其

一、北周因其遺跡創建浮圖、遂聞於世。如道宣三寶感通錄云、「霍山南原大埧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

育王塔……亦是古基」。錄卷一又道世法苑珠林謂之周晉州霍山南塔是也。珠林三十八本有此塔感應事緣、惜其文已佚、唐大

歷中、郭子儀因五原郡王李光瓚狀奏、請就塔設寺、勅准建置。如牒文云、「晉州趙城東南三十里霍山

南脚、上古育王塔院一所……郭子儀奏、臣據……李光瓚狀稱、前件塔接山帶水、古蹟見存、堪置伽藍、

自願成立、伏乞奏置一寺、爲國崇益福田、仍請以阿育王爲額者。臣准狀、牒州勘責得耆壽百姓陳仙童

等狀與光瓚所請置寺、爲廣勝因、伏乞天恩、遂其誠願……中書門牒河東觀察使牒、奉勅宜依、仍賜大

歷廣勝之寺云云」。見治平元年重刻唐牒、是上寺之始、實在中唐。額云廣勝、卽取奏狀以廣勝因之意。平陽府志

趙城新志謂漢建和時建寺、皆傳誤也。上寺有僧宗金刻唐太宗寺讚、似寺爲唐初時有、然案讚文鶴立蛇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之句、又全不似讚寺宇、疑亦有誤、上寺歷

五季宋金迄於元初、雖年深墜毀、見治平重刻唐牒跋語、時賴修葺而存、亦幸始終未改舊時規模也。考延祐重修明

應王殿碑云、「泉之北古建大刹精藍、揭名曰廣勝、不虛譽耳。視其佳麗絕秀、非大雄能棲此乎。殿廊齋

舍僅可百楹、僧行稱是」。可見其概。迨及明代、寺稍頽廢、塔亦傾圮、有達連大師募資復葺、於正德中落

成、今塔門力士像刻正德十四年、當卽其紀年也。平陽府志謂「塔於永樂十四年修、正德間僧達蓮重

修」。志三十三以正德十四年爲永樂十四年、又以達連爲達蓮、皆誤。達連墓今在寺外、墓碣亦作達連、達連修塔用琉璃瓦、雕飾

綺麗、清人呂維樞遊記云、「塔類金陵報恩、金碧錯采稍減、故稱第二塔」。趙城志三十四今報恩已毀、則宇內

唯此擅勝矣。至於房舍，明季清初屢經營，霍山志五廣勝上寺舍利寶塔序唐宋舊觀，渺不可覩。然上寺地據林泉之勝，

如宋人詩句所云「古寺藏岩腹，煙嵐接杳冥」者，霍山志五今猶昔也。其下寺之興建，因緣又異。上寺前山

之麓有霍泉，流渠分衍，足資灌溉。舊有神祠峙乎泉上，曰明應王廟。另有廟在渠側，合祀三教舊聖，曰太

上佛神廟。金皇統初，重修佛神廟，拓其北爲九殿，二十餘間，歷十三年而歲事。見貞元重修太泰和間，補葺

明應廟，亦頓其正殿於後，見至元重修明應王廟碑二者乃漸隣接。金季兵戈之餘，廣勝寺僧以明應廟爲寺福田，歷

有修復，見至元延祐兩碑佛神廟則終於荒廢。蓋至元初，廣勝戒師道開，遷明應王廟於今基，復構僧舍於旁，以備

洒掃，見至元重修佛神廟志在下寺殿外，可爲一證似據佛神廟舊址爲之。今貞元重修佛神廟志在

不改，見霍山志四五或者下寺名號卽定於明代歟。廣勝以釋尊眞身所寄，靈蹟常新，千年不廢，近復出其藏經

貢獻於世，譽將益遠。今上寺住持明澈上人，知見頗純，吾知其能善爲寺謀也。

二

廣勝寺大藏經舊在上寺，觀至元九年碑云「霍峯頂上翠堵波前晨夕香燈轉讀藏教」可知。明

代遷下寺，故萬歷間解州僧悟順於華嚴經卷八十末跋云「雲遊到廣勝下寺，見古藏所壞發心掃補，

「清雍正間鈔補殘缺，下寺僧人亦參與其事。厥後管理乏人，散佚日甚，廟會遊衆至有攫經爲覆甌補

壁之用者。民十七年，趙城邑紳張奇玉君見而惜之，乃乘上寺整理田產之便，復遷山頂，存於塔院前之

彌勒殿。前夏如皋範成上人經訪到寺，又爲搜索殘卷，分別部居，粗得其所。藏經之櫥凡六，置於彌勒殿

西壁，首末兩櫥南北向，故全體環列作曲尺形。櫥內各縱分四行，每行疊置七篋，首尾兩櫥各十篋篋闌四格，各著

經一帙，篋製沉重，非壯夫不能舉，故櫥外無門，僅於兩縱行間覆以木條加鍵而已。殿之東壁復有六經櫥，明南藏本在焉，櫥制無

此古樸也。余居寺之客堂，於藏經處尙近，每日搬運經篋，舒捲收藏，皆二僧代爲之，前後歷四十日，毫無倦容，可感念也。

藏經依千字文編帙，自天字至幾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幾字帙收萬善同歸集，示功德圓滿之意。

舊刻殆即止於此。今檢各帙完整者極少，有全帙俱缺者，綜計原藏應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

七卷，蓋已殘十之三矣。存佚細目皆見附編簡目中經皆卷子式，黃表赤軸，長短大小略有參差。卷首附裝釋迦說法圖

一幅，狀如上寺後殿造像，右端題「趙城縣廣勝寺」六字，間有「住持人霍山老人」一語，但不多見。此圖

非經原有，乃寺僧於裝潢時所加刻也。（附圖二）卷內版式分兩大類：一、翻譯之經，律論讚，版心高約二十

二公分，寬約四十七公分。每紙二十三行，行十四字，於紙首加注某經第幾卷，第幾紙，某字號，一小行。全

自天字至幾字，又起字至威字，又雁字至塞字，凡五百九十四帙，皆如此。二、入藏著述，版心較高較寬，又皆增減行格字數，與譯籍爲別。每紙自

二十二行至三十行，每行自十五字至二十七字，其式甚繁。間有如梵冊式，每五行則略留空白，以便摺

疊者。如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皆作此式又有如書本式，加行線，或并有書口者。如傳燈玉英集等此殆著述之類，多由單行本收入

藏中，覆刻原版，遂不能一律也。（附圖二）經大半用白桑皮紙印，偶見臘黃紙印本，卷軸較大，首蓋「興國

院大藏經」方形朱印。考此類印本之奄字帙，千臂千鉢經卷三第一幅紙後有墨記：「大金大安元年

己巳歲，睢州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建修十方常住雜寶藏經，看檢高流切須護惜，庶得云云。」庶得以下爲紙黏覆

不可辨是則考城興國舊物流入廣勝也。余所見興國院本凡十卷，成字帙大般若經卷二百六十九及

肥字帙毗沙門天王經各有一複本，尤關重要。以兩複本對校，即見興國院本字跡整齊而別一本草率，

興國邊題完全而別本簡略。如第幾張但作第幾，某字號但作某字興國不記刻工而別本隨處附記，加以刻技印紙等等之

比較、可斷言興國院本版式爲原刻、別一本版式爲翻刻、（附圖三）余憑此標準、分疏廣勝寺全藏底版爲原刻與補雕兩部以探索之、其雕造事實乃始末畢見矣。補雕之名即出於此類版片題記、引文見後、

先言原刻、今存三十餘處記載刻版年代、最早爲金皇統九年、見日字帙大般若經卷八十二尾跋、

（附圖四）其文云、

蒲州河津縣第四都西母村、施彫大藏般若經□卷、都維那母戩、維那王行者、助緣維那等母憂薛

謹、人名略奉爲報答龍天八部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同成佛果、皇統九年己巳歲、

最遲爲大定十三年、見雁字帙大乘智印經尾跋、（附圖五）其文云、

大定十三年三月日、藏經會下重雕造、

於般若卷八十二以前尙有經八帙、智印經後有經七十餘帙、刻版起訖雖未必適在皇統九年與大定

十三年、然據此推測亦不過遠、其間年月之見於尾跋者、有天德三年正月、日帙大般若經八十七卷及九十卷末、貞元元年、緣

瑜伽師地論八十九卷末、貞元二年、因帙瑜伽師地論四十八卷末、同年八月、虞帙大集經五十五卷末、貞元三年三月、場帙合部金光經六卷末、四月、陶帙十輪經一八九卷末、十二

月、宙帙大般若經五十九卷末又見皇推國罪鳴食敢傷女才各帙正隆元年、聲帙金剛論釋下卷末、同年八月、枝帙品類足論二卷末、九月、外帙四分比丘戒本末、十一月、連帙界身足論上卷末、

正隆二年、不帙別譯雜含三卷末又畫函馬鳴傳末同年三月、孔帙發智論一卷末又義帙大毗婆沙論九十一卷末四月、欲帙廣顯三昧經四卷末十一月、似帙增一阿含十卷末正隆三年

十月、敬帙攝大乘論釋十卷末大定五年、農帙止觀輔行弘決十四卷末此等與卷帙次第不盡隨順、但可粗分段落、日字帙以後未見皇

統天德年號、畫字帙以前未見大定年號、顯然各爲一時期、皇統天德雕版伊始、卷帙不多、貞元正隆八

九年間刻成三百餘帙三千餘卷、幾佔全藏之半、可稱極盛、餘則大定刊成之、經過時日特長、今存經版

什九翻刻、詳狀不明、但至全藏垂將結束之農帙、猶有大定刻板題記、金源一代必已完成此藏也、刻版

字體卽準以上段落區分數類，皇統以來筆畫雄渾，貞元正隆漸趨纖麗，至於大定則嚴整而失之板滯。
〔附圖六〕今於經中無年月記載者，以此辨別之，亦能得其先後大概也。

原版純爲私人募刻，觀其隨處記載施主名氏可知。施主多在晉南秦西，試以年代編次，尋其勸募之途，則始自河津。皇統九年天德三渡河入秦，達於白水，毗沙鎮蒲城。貞元元年又折入晉南，太平解

州、夏縣、安邑諸地。貞元二三年見唐處士至於正隆以後，全以解州爲中心，遍及所屬安邑。見似連夏縣義各峽

芮城。似平陸峽見旁涉鄰近之潞州長子。見覆是競翼城。不臨汾。峽萬泉。見切磨榮河。見密飛猗氏。見節疑秦中美

原亦偶爾一見。敬然至大定五年猶在解屬夏縣。農是必刻事與解地有甚深關係也。原版諸卷中始終

未見都勸緣主之名。疑般若經首卷有之、惜此卷已佚僅知總其成者爲開雕大藏經版會，如前所引大乘智印經跋云：

卽其一例。會名又見於宙帙大般若經第五十九卷尾跋，其文云：

解州夏縣如古鄉趙村王德并妻李氏同發虔誠謹捨淨財大藏經板會下施錢二千餘貫。中略乙亥

十二月八日奉佛男弟子王德。

王德刻經較多，故跋文疊於皇、推、國、罪、鳴、食、敢、傷、女、才諸帙載之。至於陶帙大集地藏十輪經第一第八第九各卷尾又有跋云：

絳州太平縣吳翼奉爲亡父吳海特發虔心謹就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下鏤雕地藏十輪經一

部一十卷。中略大金貞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吳翼施。

由此知大藏經版會設於天寧寺。連帙界身足論尾記：「解州安邑縣三路李村住持僧惠深特啓願心謹施淨財於本院開雕藏經五卷。」枝帙品類足論卷二尾又記：「解州安邑縣三路李村男弟子馬福

昌并弟小馬全同發願心，捨自己家生騾一頭，施與本寺雕大藏經七卷。」本院本寺之稱，皆可爲在寺雕經之證。至於天寧寺之所在，由滎河村民之施普賢像，見飛帙付法藏因緣傳第一卷尾，萬泉村民之施梨樹，見磨帙大毗婆沙論第一百三十卷尾，及安邑村民之施騾，已見上引推知寺距諸地必不過遠，乃便輸將。又由虞帙大集經第五十五卷尾跋地名，有稱「本州明教坊王氏施布雕經」之語，推知此寺當在某一州中。今卽就安邑萬泉附近諸州治求之，惟解州西二十里中條山陰有唐宋古剎曰靜林山天寧寺者，至金不廢。見解州志卷十一平陽迤南稱盛，平水一帶尤爲刻版重心。解州地近平水，或者大藏經版會以刻工方便，設於州西之天寧寺耶？要之，此經原刻自皇統八九年至大定十餘年，前後約三十載，以晉西南隅爲中心，由私人募資於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刻成之，固毫無疑義。今正其名爲金藏可也。

次言補雕，數約全藏四分之一，而年月題記極少。其時代確實可考者凡三則，皆見於惡帙瑜伽師地論第五十六卷二十四紙又二十六紙行間附記云：

時大蒙古國蔚州普勤山僧性湛刊經二百五十連，壬寅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又論第五十八卷第二十紙四行空白，亦記大體相同之文，但刻工作飛狐縣家山寺僧智昇。考蔚州飛狐均於元太祖六年以後入元版圖，元史蒙古爲元世祖至元八年建國號以前之通稱。元史蔚州飛狐僧

所謂蒙古壬寅年，必爲太祖世祖間之壬寅，卽太宗后聽政元年也。由此例推雅帙顯宗論第一卷尾記

「戊戌年監造雕經僧祖圓」應爲蒙古太宗十年，與帙攝大乘論釋第四卷末記「癸卯年月沙門法空施雕此卷」應爲太宗后聽政二年。是則補雕經版當在元初太宗與其后聽政時期也。蔚州僧性湛經中題記一作劉

性湛，形同俗士，蓋卽輟耕錄所稱北方火宅僧，自創帙大般若經四百八十八卷以下時見其名，故其從事雕刊必不始於壬寅，此亦太宗時代已有補雕經版之一證。

補雕經過情形見於經中題記者與原刻絕異，原刻多屬鄉民自樂淨施，補雕則有地方長官之特加提倡，原刻用平常無名之刻工，補雕則以諸山名刹之雕字僧人爲主體，此皆官私合作，非有絕大之約束力不易集事也。補版中才帙摩利支天陀羅尼末有跋云：

平州路都功德主達魯花赤行省萬戶相公祥崇助緣。

同帙其他二經皆有此記，但平州路或作興平府路，祥崇或作塔本祥崇。此帙解節經末跋云：

平州路行省相公劉夫人祥融，洎六姐祥最同施財。

和帙四分律藏卷二卷五卷九同有跋云：

宣差大名府路達魯花赤納憐蒙古提舉補修雕造。

守帙俱舍論第十九卷尾亦有此跋，但納憐作納麟，又無提舉二字。由此數跋可見當時各地親民長官固嘗自爲功德主輸財提倡，又可見當時刻版屬於補修而非續刻也。至於僧人爲雕工，各卷行間散見名字，但其體例不一，或具出所隸寺名，或缺而無考，或署僧號，或兼加俗姓，或詳云補雕藏經僧刊版，或祇略云某刁，皆難一一爲之董理。概括言之，幽燕僧工始終其事，山左諸僧多數補刊全藏前半各帙，山右諸僧則補後半。而其補刻之量視缺卷分配頗覺停勻，如前半墨帙以下約百卷委之山左僧工，後半富帙以下卽有百帙爲山右寺僧所補，其一例也。寺院地點可指者，有北京路之北京傳教寺，見駒燕京

路之燕京弘法寺，枝帙宣德路之蔚州普勤山大明寺，惡帙飛狐家山寺，惡帙礬山某寺，千帙真定路之中山天寧寺

政攝帙深州開元寺，帙河間路之河間天寧寺，孝帙莫州彰善寺，立帙清州某寺，當帙保州某寺，忘帙東平路之陽穀某寺

長帙泰安州某寺，正帙益都路之壽光方林院，羔帙臨淄廣化寺，立帙卽墨崇福寺，羔帙密州龍興寺資福寺，墨帙沂

州某寺李軾滕州大明寺德軾濟南路之萊州某寺讚軾掖縣丈八佛寺剋建軾膠水圓明寺剋建軾登州某寺建軾太原路之太原惠明塔寺阿軾文水壽寧寺家溪二軾汾州治平寺碑軾西河寶峯寺勒軾平陽路之潞州某寺是軾潞城洪濟院正軾滄水某寺堅軾勸募所及之大名平州二路猶不與焉。是其區域遍於當時中書省屬，可謂廣矣。而集合各地僧工於一處，適宜調御，必有嚴密組織乃爲功。今於經跋中猶見有監造者，如前引之監造雕經僧祖圓五卷識云監造范山、有調板者，如經軾無能勝陀羅尼經第三紙，又千軾頻那夜迎儀軌第四卷尾皆記調板僧高相德、有管經者，如詩軾蘇悉地供養法卷上末記寧海州僧淨因管經一百七十連有刁字教首，如孝軾攝大乘論釋卷七末題河間府天寧寺刁字教首至玉皆其執事之一斑，惜詳細組織無由知之耳。

補雕經版之地未見明文刊記與原刻同，然殘有考定之資料亦與原刻同。考珍軾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九卷末附記雕字僧名云：「本寺王普慈刀」是必在某寺雕刻經，其寺僧乃可自稱本寺。同軾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四卷第二紙十二行空白記「王普慈刀」其第十七紙至二十二紙皆記「王普慈刀」。王普慈與普輪補雕同一經卷，又同以普字派行，是必最相切近或即同隸於一寺。枝軾品類足論卷五末跋云：「大朝國燕京弘法寺雕造僧普輪」是普輪爲弘法寺僧，普慈當亦爲弘法僧也。各卷補雕僧工題名最詳不過某處某寺某僧，此獨正對金代刻版曰大金者特書曰大朝國，以示其獨異，雕經之與此寺特有關係可想見也。弘法本遼金巨剎，燕京又中書省治所在，補雕之事既遍集中書省屬僧人，則以弘法寺爲雕經之處亦事理所許矣。

三

遍覽廣勝寺大藏題跋，無論原刻補雕，皆不見發起者之爲誰氏。以此藏卷軸之富，工事之鉅，原刻歷三十載星霜，補雕勞十餘路僧衆，創此偉業者，甯遂湮沒不彰乎？理決其不然也。此藏原刻爲金代私